

老美到底如何看待京剧

How Americans look upon Beijing opera

□张放

如果美国人来中国旅游,并被安排观看一出京剧,之后接受媒体或什么人的访问谈京剧,一般说来,我们能听到的,无非是些肤浅的、没什么任何实际意义的恭维之词。换言之,如有人到一方地盘上来,主人端出一些自认为很珍贵的东西给客人品尝,这是一回事;但如果把东西搬到别人的地盘上,并想验证一下对方是否真的喜欢,得出的结果则很可能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

自上世纪30年代京剧被梅兰芳输送到美国,让为数很少的美国人开了个眼界后,就再也没有重新登陆美国本土了。那次美国之行,后来被国内很多媒体渲染到了神化的高度。什么梅兰芳变成了“梅旋风”啊,什么美国人惊叹于中国京剧之精美绝伦啊,什么京剧打败好莱坞啊。几乎所有可能找到的赞美之词,都被毫不吝啬地使用上了。

可实际上,自1981年中国从“文革”中走出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就有人组织了一次把京剧送到美国去的文化活动。目的之一,是要把中国人民的友谊通过京剧传达给美国民众,再者是也想在“没有多少文化”的美国人面前再次展露一下千年古国的文明,之三可能也是想把“梅旋风”的风头在美国继续刮上一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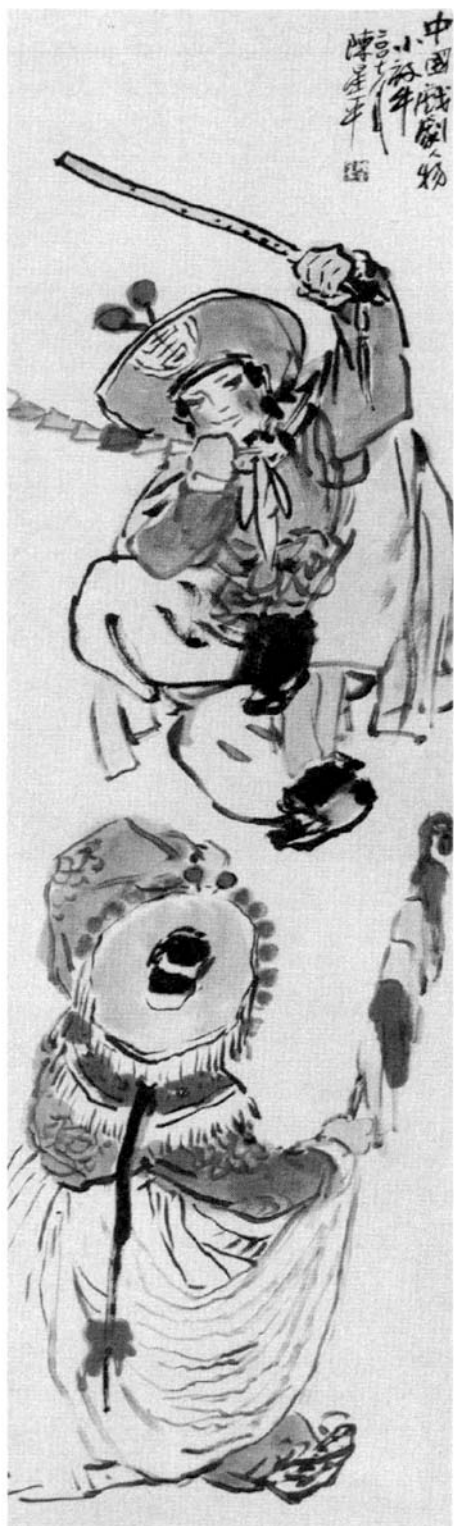
■ 梅兰芳访美期间,接受美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

但很不幸,梅兰芳当年在美国进行的访问,现在看来并没有使京剧在美国人的心中扎下根,好莱坞也没有被中国的京剧打垮。所有当年“梅旋风”访问美国时的“风光”,只能透过1930年3月份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几篇写得并不太出彩的评论文章,来让大家感受了。

事实上,这时隔50年后的京剧第二次登陆美国,受到了当时著名文艺评论家Mel Gussow很不客气的评论。这位美国评论家竟在曾令中国人欢欣鼓舞的《纽约时报》上撰文,非常尖刻地指出,京剧在美国人的眼中来看,根本就不是美国人喜欢的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伟

大戏剧,而是艰涩的、难以看懂而无趣的东西。这种评论自然在当时中国国内的报刊上得不到体现,广大中国民众也因此无从得知事实真相,可能还误以为京剧仍然像50年前一样“无限风光”,继续逼迫好莱坞退让,或是继续要抢占好莱坞的地盘呢。

其实,京剧在美国根本没有任何市场。用美国评论家的话说,这一需要“刺激观众想象力”的京剧在美国观众面前遭遇了尴尬。因为结果恰好相反——美国人总是对京剧里“最小限度的动作”感到一阵阵的困惑。这更像是一种文化冲突。美国人也总是在最不应该鼓掌的时候突然鼓起掌来。



■ 小放牛

图 / 陈星平

这也使得美国人对整个剧情的理解过程遭到严重破坏。

而对于京剧里的音乐，美国人更是感到难以接受，有评论者甚至使用了“cacophonous”（十分难听，不和谐）一词来形容京剧音乐。应该说，这让我们这些听着“样板戏”长大、以京剧为骄傲的人很受伤、很受伤。美国人甚至对个人单独的大段唱段更表示出文化意义上的不理解，甚至有些怨恨。他们认为，一个人在那里坚持唱了半晌儿，这是对他们的耳朵的严重摧残，不亚于外星人攻击的效果。

京剧里的服装，在一些评论者们的笔下得到了还算公平的对待。不过，很多人还是不得不加上几句有些尖酸的话。有人就说，京剧里的服装给美国人的感觉有些浮夸，脑袋上面的一些装饰更像是风中摇晃不止的帽子，每个演员看上去都像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花瓣。而布景却简单到了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步。一切道具都太具有象征意义而缺乏实际意味。比如，一面旗帜居然可以代表一大队人马，两把椅子竟然可以代表一个大的卧室。走过场的跑龙套演员在场上一走一过则更让美国人感到一头又一头的雾水。还有就是主要演员所做的很多动作也让美国人感到不解。评论家专门提到有主要演员在台上走向一边，然后在手指中间放上了一根长长的针（究竟是哪一场戏我也不知道）。很多美国人就不明白这人要做什么，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在演练针灸的习俗，但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想开门。

上面这些，还不是美国人最

抱怨的部分。京剧中最让老美难受的因素，就是剧情本身。对于大多数西方观众而言，京剧剧情一点没有神秘而抓人的感觉。冗长的独白在西方人的耳朵里，听上去都是乏味透顶的。当剧情达到高潮时，多数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高潮已至，因为他们还在试图理解主角在台上的每个动作都具有什么意味呢。

那么，相比日本歌舞伎和木偶戏，中国京剧在西方人的眼中孰好孰不好呢？很多评论者的嘴其实挺损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京剧并不具有吸引西方人的魅力，精彩程度也远逊于日本的歌舞伎和木偶戏。显然，中国的京剧只对那些对东方艺术感兴趣的美国学生们构成兴趣。

所以说，从我读《纽约时报》1930年3月份关于梅兰芳的报道里，早已感觉到了这一点。只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喜欢报喜不报忧，总喜欢对西方的很多负面报道进行过滤，把好的、读起来让国人感到高兴的部分拿来，而把反面的、听上去有些刺耳的、却也因此更说明问题的部分给删掉。结果怎么样呢？国人从1930年开始就一直以为京剧一剧独大呢，且一片欢腾，像吸食了大麻一样，麻酥酥地做起了美梦。

而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梦似乎还没有醒。因为我发现，近来人们都因为陈导演拍了一部有关京剧的电影，又要继续重温美梦了。 罍

选自《中外文摘》2009年第6期，
外文出版社出版，编者略有改动。